

赵晓 主持访谈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对话录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张维迎VS.赵晓

管制与放松管制

茅于轼VS.赵晓

产权、平等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

樊纲VS.赵晓

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与中国民营企业的的发展

陈锡文VS.赵晓

农业、农村与农民

林毅夫 樊纲VS.赵晓

2004：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F12
147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对话录

赵晓 主持访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对话录 / 赵晓主持访谈.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

ISBN：7-5004-4333-1

I . 问… II . 赵… III . 经济学家—访谈录—中国 IV .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3329 号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印制 戴 宽

封面设计 十亩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中国文联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375 **插 页** 2

字 数 176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 权 所 有 侵权必究

编 辑 部 联 系 电 话 : (010)64059527; (010)64041536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 对话录

目 录

赵晓 VS. 林毅夫、樊纲

2004：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1

赵晓 VS. 张维迎

管制和放松管制

21

利用垄断特权谋求所有者利益 25

管制导致信誉丧失和税收流失 27

管制者并非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31

管制导致最坏的垄断 35

信誉依赖于稳定预期 36

竞争形成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39

中国股市为什么骗子奇多？骗的和受骗的都得到好处 45

管制像抽鸦片，会上瘾 49

赵晓 VS. 樊纲

“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与

58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赵晓 VS. 茅于轼

产权、平等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

68

赵晓 VS. 陈锡文

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82

农民问题 83

1

B6G68/01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 对话录

目录

农业问题 96

农 村 104

赵晓 VS. 迪帕克

全球经济前景与中国经济发展

116

赵晓 VS. 刘遵义、胡鞍钢、海闻等

SARS 考验中国

123

SARS 经济增长、宏观政策与公共卫生 123

SARS 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143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改革

166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改革浪潮 174

“一流大学”与大学发展目标 175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智慧

177

大学改革的理据：发展才是硬道理 177

原则、妥协与公平：大学改革的智慧 179

大学改革与学术自主 184

通例与特例：大学改革的一个技术性问题 185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对话录

目 录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理念

188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188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193

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人的大学理念争执 195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治理

200

也谈“中国建设一流大学” 200

大学配套改革及中国大学集体崛起问题 204

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 208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改革的方向

213

大学改革：先改教授还是先改行政人员？ 213

大学改革：公共选择与公共理性问题 217

中国大学改革之前景 222

2004：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1

2003年岁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和国际金融报共同举办了“中国经济展望”网络论坛。龙永图、林毅夫、张维迎、易纲、樊纲、海闻、宋国青等20余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陆续在新浪网嘉宾视频访谈中心展开对话，回顾2003年的经济焦点问题，展望2004年经济和政策走势，引起网民和众多有兴趣者的密切关注。

其中，最后一场压轴戏特邀赵晓博士担纲主持，林毅夫教授和樊纲教授联袂对话，讨论的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内容涉及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及面临的问题。

赵 晓：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最后一场，随后就将举行闭幕式。由于今天是圣诞节前的平安夜，所以我想，今天这场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介绍一下现场的嘉宾，两位都是我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另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

樊 纲：我是不过圣诞节的，所以平安夜不平安也与我没有关系。但是在 2003 年末了，想到这一年的经济表现不俗，我想再祝大家新的一年快乐。

林毅夫：现在确实是年末了，再过七天就是新的一年。回顾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首先是神州五号上天展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快速。过去大家老在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变成了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其次，中国已换了新的一届政府，新政府对突发其来的“非典”处理得非常好。原以为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今年确实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年底的时候，跟各位网友一起探讨我们过去一年是怎么过来的，以及在来年我们如何继续取得经济更快速的增长。

2

赵 晓：谢谢两位教授，刚才两位教授都谈到，今年的经济增长确实是表现不俗，但是也有人马上提出来，会不会过热呢？两位教授有什么观点？

今年投资增长过快是导致中国经济局部过热原因

樊 纲：我个人比较早地谈论过中国经济过热苗头、过热趋势问题。要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全面过热了，也不见得，但是，过热的趋势还是存在的，而且这几个月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趋势导致的问题也越来越暴露。

我想，今年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投资增长过快。应该说，今年的投资实际增长率是改革开放 20 几年来最高的—年，比 1992、1993 年都高，那时候，如果不扣物价指数按名义值来算是百分之五十几，扣除

了生产资料价值指数是百分之二十几，而我们现在是百分之三十几的实际增长率，是非常高的。如果说年初，一季度、二季度比较高，是因为去年的GDP较低，而到了第二、第三季度，在下半年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还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增长，应该说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了。

由于投资的快速增长，这几个月来的情况显示，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生产资料产品要么短缺，要么价格上涨。夏天是电力短缺，9月份以后是油品短缺，现在是煤炭短缺、煤炭、钢材、水泥、钢材、化工产品价格都上涨，特别是11月份以来的价格上涨幅度到了20%、30%，应该说，这种过热趋势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很好，我个人相信中国经济8%~9%的增长速度是可持续的，这在经济学叫潜在增长率的速度。但是，如果增长趋势再高，像年初已经到了9.9%，现在有些大的金融机构测算我们中国经济的活动指数实际已经到了11%、13%，而且还在往上涨的趋势，这就有问题了。我们的希望是增长速度高一点，但是稳定的高、持续的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下子12%、13%、14%的增长，然后一下子掉到5%、6%的增长。这样大的波动，对企业的损失也比较大。

年初的时候我们谈经济过热的时候，有些企业界的朋友说我们刚过两天好日子，就说经济过热，你们让我们过几天好日子好不好？我说希望大家过好日子，但应该是什么好日子呢？不是你今年200%、300%的利润，而明年一下子掉下去，而是希望持续有好的增长，这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经济过热不过热的一个目标。

林毅夫：我基本同意樊纲的看法。也就是我们今年投资的基本的真实增长率是1990年以来最快的一年，比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大增长的那一年还快。从这么快确实有过热的趋向。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过热其实是局限在某些领域。我们知道，房地产领域增长很快，汽车领域增长很快，导致钢材、建材投资很快的增长，进而导致像电力不足等等。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国民经济的另外一部分，一直到11月份，商品零售的领域，绝大部分商品的价值还在下降。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产业在大多数的领域里，除了建材和它相关的，再加上少数食品领域之外，价格还在调整，生产力过剩的情形还没有消除。所以我们说，今年中国经济，一部分是过热，一部分却还在持续1998年以来的生产力过剩的情形。所以，对今年的经济形势，一方面确实看到经济增长比较快，但也不能太乐观。对来年，我想，我们

必须在今年经济增长的态势下，仔细的分析，提出一个比较好的对策。

赵 晓：谢谢两位教授，刚才两位较教授都同意，中国经济尽管表现很好，但出现了过热的迹象，两位教授并指出了一些现象。请问，对于这些现象的判断在宏观政策上是什么含义？或者说在政策上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应有什么样的调整？

樊 纲：谈论政策，首先要搞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能使政策起到效果。

在这儿我想多少再讨论两句关于今年总体经济情况和结构的一些问题。消费相对来讲依然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因素，而且，由于我们失业的压力比较大，农民的收入提不高，因此，从总体来讲，消费一直比较平稳。今年需求的扩大主要是投资需求的扩大，而且中国历次经济波动都是因为投资的波动而产生波动，但这个投资波动最终会涉及消费者消费的领域，当然会比较晚，可能要到后期，到投资热到很高的程度，增长到很高的程度，一系列的投资支出导致各行各业开始复苏起来以后，这时候消费价格就开始要上涨了。那时，消费的总量也会有所上涨。

我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工资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消费实际上不可能有快的增长。但是，从宏观的角度讲，只要有一部分稳定的增长，总需求就会增长。因此，我认为，首先要采取宏观的经济政策，有的时候部门的政策不是说不起作用，但是，首先应该是宏观政策。比如，钢材投资过热、过猛，钢材的投资今年增长了150%，去年是百分之六十几，而钢材部门今年还专门开了一个会，说我们投资不多，因为我们投资了这么多，还有需求。这个事情说明，不能就钢材论钢材，就钢铁论钢铁，钢铁现在增长的需求是全社会增长的30%的需求，这对他来讲，肯定意味着很好的市场投资的前景。但是，如果你的投资到了30%，降下来了，你的新型投资一下子就变成了过热的投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首先要采取一些经济政策，当然也包括金融政策。比如，过去几年我们为了弥补民间的投资不足，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民间的投资已经过高了，我们就应该把它降下来，另外还要想办法使民间投资的盘子缩小一点。这件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做，明年肯定会做，我是希望做多一点。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考虑，首先不应该是针对哪个部门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从整个货币供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使货币总量的扩张得到

抑制，然后再谈部门问题。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投向效率高的地区，比减少或者是淡出更重要

林毅夫：我同意樊纲的看法。我记得1993、1994年投资过快、过热，比如到首钢去买钢材的话，必须带着现金，交了现金以后排队才算数，才给你发。那时候对钢材的需求非常大，但是之后，局势变了，很多的钢材卖不出去了。这次钢材投资增长很快，目前是19000亿的钢铁生产能力，周期完了以后，可能会达到30000亿。今后如果不是持续30%的投资增长，就不能消化这么快的增长。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可能钢铁生产能力的过剩会重新出现，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投资过热背后的动机是什么。1998年以来，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形还没有走出去，为什么出现这一轮的投资过热？其实，本轮投资过热和过去的投资过热有一个共性，就是基本上是以信贷的积极扩张造成的。我们知道今年年初的货币政策目标，其中信贷增长目标是15.2%，但实际上达到了21%多，远远超过当初设定的目标。货币量增长这么快，并不是因为整个经济的需求突然增加，导致投资的增强，而是信贷的扩张导致投资的增强，这是相当大的危险。

另外，我们现在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怎么看。我个人的看法是，也许还需要维持一段时间。原因是这轮扩张固然是投资拉动，而且很多是民间投资拉动，是民间银行的借贷，但估计银行通过信贷扩张支持投资的过速扩张是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一定要调整，信贷的政策一定要调整，当这个调整以后，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就会下降，而且会有比较显著的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年我们有可能整个的投资需求还是疲软的。在生产过剩与投资需求相对疲软的形势下，政府还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已经用了5年，一方面确有必要，另外一方面则是怎么改进积极的财政政策效力的问题。前几年我一直再谈，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比较高的地方应该是在农村地区，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往这方面投向的话，效果会比较好，比减少或者是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重要。

赵 晓：对于林教授所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持续一段时间，樊教授怎么看？

樊 纲：关于财政政策，有几个方面永远要讨论，一个是规模、一个是结构，一个是效率。林教授讲的比较侧重消费，特别是农村的消费，这块起来的话，对经济的结构比较平稳。关键是看政府有限的财力怎么用才能使整个经济更加平衡，我刚才说，我比较倾向财政政策首先作为一个短期政策，作为宏观调节政策，基本的运作方式是相机抉择，作为经济增长的补充，作为市场力量拾遗补缺的力量。当整个投资少的时候，它多投一点，支出少的时候，它多支出一点，市场的需求比较大的时候，它就少一点。所以我希望：第一，规模要小一点，并不是完全取消，现在是投资已经太多了，不要再去搞那些大的投资项目；另外，在支出结构上有利于消费、有利于支出的要多一点。

民营经济投资如果控制不好 也会出现泡沫

赵 晓：刚才，我们在投资结构上谈到了政府方面的投资额支出的问题。前几场的嘉宾也谈到，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必须发挥民营经济或者是民间投资的重要的作用。两位以为，在中国现在经济的过热趋势中，民营经济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林毅夫：我想，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比如我们在十六大的时候就提出两个有利于，一方面要利于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回顾过去 25 年的改革，中国改革比较成功，其实是这两块经济发挥了作用。国有经济继续改变、维持稳定，没有造成大的下滑。比较大的，不管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还是效率来看，很大的一块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更是这样。

第二，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并不是说民营经济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完全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私营经济里面，很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像东南亚危机里面，韩国的问题其实和我们的民营经济的问题是相似的。有人说投资增长和国民经济过热没有关系，因为大多数是民营的投资。今年的情况，投资载体的确是民营经济，但它的潜能来源

却是国有的，而且这里面可能有相当大的软因素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惕。我们一方面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更重要的，要注意贷款的增长。

樊 纲：统计局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数字，从现在的投资看，60%以上都是民营投资，而不是国营投资了。我在林教授刚才说的这一点上再往后退一步，即使民营经济是花自己的钱，像西方国家一样，一样会出泡沫，一样会出经济周期。天下的经济周期不是计划经济首创的，马克思已经分析了几百年了，经济周期都是私营经济，尤其是大家都有预期错误的时候，所谓市场的情绪，所谓人气是互相传染的。凯恩斯解释经济波动的原由，就是私人企业家的动力精神，心情好了，大家都投资，经济就高涨；心情都不好，都不去投资，经济就不好了，就会出现衰退、出现失业。所以我们要警惕经济学者中有一种说法，现在民营经济投资了，不会出问题，其实一样会出问题。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汽车工业过热了。南方某个省，最近几个月里新提出了40多个新建汽车项目的申请，80%都是民营企业家，都不是国有企业。如果民营企业没有做很好的市场分析，预期发生错误，都是盲目性，好的时候都好，不好的时候都不好，市场一样会出现波动。所以我提醒大家，市场经济一样会出现问题，即使是花自己的钱，如果判断错误，一窝蜂地上，也会出现泡沫。

大量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形成了今后两年的通货紧缩的压力

赵 晓：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不俗，在出现SARS的情况下，也没有拖住增长的步伐。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新一轮增长周期。如果是的话，这个经济增长周期的特征是怎么样的，会持续多长？

樊 纲：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走出了最低的低谷，2002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持续多长呢？你大概问的是高涨期持续多长。我们讨论过热不过热，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实际搞得长一点，刚才说了，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8%、9%，增长30~40年就更好了。这其中是我们做微调的时期，不要出现大问题才去调整，这样会使经济增长保持稳定。应该

说，中国经济还是有可能的，从增长潜力，从长期的增长前景看，都是比较好的。

那么，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以前我们很多的过剩生产能力还没有消化完，现在一下子过度投资，持续的高增长，又将形成新的过剩的生产能力，中国经济如果不能很快地抑制住这个增长趋势的话，一两年后就会又陷入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不用担心，中国有点通货膨胀还是好事，现在如果有5%、6%的通货膨胀，对中国各种事情的解决都有好处，现在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投资过度，又形成大量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个生产能力将形成今后两年通货紧缩的压力，很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在增长比较快的两年后进入通货紧缩。中国经济防止过热真正要防的是又陷入大量生产能力过剩增长所导致的通货紧缩。

林毅夫：中国经济有一个现象：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缩、一缩就死。中国的经济在1996、1997年以后好象是停止了，停止的原因主要在几个方面：过去一放就火，一放投资需求就会非常的旺盛，但这一次因市场过剩没有投资旺盛，这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在1997、1998年以后，利率还相当低，但我们在1998年以后，贷款的约束加强，导致银行出现信贷收缩等等。再加上前一段过度的投资扩张，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就导致了大家看到的通货紧缩的情形。

8

目前这一轮投资过热，其实并不是来自我们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不管是国内需求还是国外需求，都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这种投资快速扩张和经济的过热，很明显的是来自于贷款的急剧增加，这点从2002年就开始看得出来。贷款为什么急剧增加，一方面是我们投资的利率还低，另一方面，跟银行急于把存款贷出去有关。我们加入WTO之后，银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改变它的公司治理，改善资本金，我们把银行上市作为一个很好的改善手段。但是，要上市的话，就必须满足上市的要求，必须把银行的呆、坏账的比例，从2002年年底的23%降低到15%的水平。这有两种办法，一是把现在贷出去的钱改善质量，这个比较难。比较容易的是分股制，即贷更多的钱出去。贷更多的钱出去，在项目没有完成之前，在钱没有收回之前，至少看不出是坏账。

我觉得这两年的经济增长过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这个有关，一方面企业家贷款是积极的，同时银行也积极地把钱贷出去。我觉得这有点像过去所讲的，一放就活。投资增加以后，经济过快，就容易出现瓶颈，比如钢材、电力，前两年还是过剩的，投资增长以后，当

然会导致钢材、电力价格的上升。在投资上出现瓶颈，就会导致一快就乱的情形。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把这种趋势遏制在苗头上……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苗头了，已经是开始出现了……不解决的话，由于我们其他领域的生产过剩还存在，再加上这一轮的生产过剩，很可能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说，当前我们一方面看到经济增长这么快，国有企业的利润提高了，原来亏损的企业变成了盈利的企业，快速增长是好的，但我们也必须在快速的增长中看出它的因由。宏观政策和学术界、决策界对这个问题要有很清醒的头脑，很快把我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就中国经济来讲，因为我们消费每年是7%左右的增长，基本上不会有很大问题，投资增长维持在10%也不难，这样我们的经济增长维持在8%左右应该不是难事。我们希望在比较长的时间里，维持在8、9%之间，又不会有局部的、快速的过热，这是最好的。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的判断，不会有大规模的过热，因此也就不会出现我们担心的紧缩。

赵 晓：请两位教授总结一下，在防止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在哪几个方面更加注意呢？

政府政策要在银行贷款上 给予一些指导和软约束

樊 纲：首先是政府政策。刚才已经谈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尤其是林教授谈到银行贷款的问题。至于说政府在有些国有部门的一些行政干预，在目前也是起作用的，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还占主导的部门，政府的适当干预作用更加明显。

刚才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这一轮的投资增长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地方政府的城市化项目导致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柱。这是不能否认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否认基础设施建设不好，政府的基础投资不对，这应该辩证地看。中国公共物品短缺，基础设施不足，这是我们增长的一个大的机遇。但是从这一轮的增长情况看，又有点一窝蜂的性质。大家都要搞城市化，都要建大城市。沿海地区人口密集程度高，建一些大城市，一些偏远的地区也要搞城市，而且这些项目一上来都

是没有实效的项目，装饰性的，都是涂脂抹粉性质的一些东西，这也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也有一些贷款的问题，政府毕竟还有很多干涉的权力，使银行的贷款向它倾斜，这种贷款更具有软约束的性质，这也是值得重视的，在地方政府的假设的角度要加以约束。

民营经济领域，严格来说，你不应该管，国有企业还要管，但民营经济不应该管。民营企业，一个是政府的政策会波及它，另外一方面，政府传出的信号民营企业也会有所警觉。中国的企业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西方国家的企业都是经历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波动过来的，到了今天，中国的企业也开始经历这方面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讲，学者和政府的一个职能就是做一些经济分析，使大家能更多地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

林毅夫：如果单就过热来讲，中国有一句话，不是扬长避短就是釜底抽薪。从釜底抽薪来讲，我们知道，相当大的经济过热和银行的贷款有关系，所以很重要的是在银行的监管和治理方面下工夫。我们不能为了上市，就把呆、坏账的比例下降，作为银行所有贷款政策的考虑。我们当然希望，如果银行在贷款上面能够比较谨慎，这样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第二，扬长避短，要在贷款上给予一些指导。当然我们不应该用管企业的政策。但不管是在经济过热还是过冷的时候，企业对一些要求还是必须遵守的。这两方面都做的话，我们目前的投资过热的情形就会有所缓解，将来经济发展的质量会提高，民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更审慎一点，银行在做贷款的时候，也会更审慎一些。

赵 晓：银行在对待具体的贷款方面，好像有不同的意见。比如他认为对房地产的贷款，其实是他收益比较好的一块，可是我们打压的恰是这一块，总量政策变成了产业政策。这种打压真的有道理吗？

林毅夫：我们看国外，房地产也曾是最好的贷款。但是我们知道，房地产的价格下跌通常会下跌得非常快。日本为什么从1991年以后出现泡沫经济破灭，出现通货紧缩，到现在都走不出去，有人说这是银行的问题，其实银行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以前的房地产贷款，现在大部分是呆坏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光从现在来看。房地产在上涨时，贷款会很好，可是将来房地产价格下跌的话，可能银行的贷款会变成不良贷款。

樊纲：房地产有多少会变成不良贷款，会变成呆坏账，这还是有争议的。至少和房地产有关的是两种贷款，一种是到消费者手中的按揭贷款，一种是银行给房地产商的贷款。首先，到消费者手中的按揭贷款还是比较好还，给房地产商的贷款却是容易出问题的。有些房地产商拿着银行的贷款去圈地，又不做项目，所以容易出现坏账。所以，银行在这方面要考虑，即使是同样给房地产的贷款，也要考虑哪个更稳妥一点，哪个更容易出现坏账，哪个更理性，这更符合我们的经济规律。

林毅夫：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年的政策只是重申过去的严格的政策必须执行，所谓过去的政策现在必须真正落实，也就关系到前年和去年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扩张是没有把原来的政策真正执行，因此，房地产并不是重新出台了一个政策。

赵晓：是不是房地产重新出台一个好的政策，情况就会好一些呢？

林毅夫：是这样的。

完全避免泡沫风险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使它缩小

赵晓：回到经济的本质，泡沫风险是不是可以真正有效地避免？为什么很多的国家，包括美国、东南亚危机各国，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没有能够完全有效地避免泡沫危险？在中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避免房地产等带来的泡沫危险。政府重申以前政策这种方式是不是真的有效？

林毅夫：泡沫在快速增长的国家都不可避免。泡沫产生的原因，是在快速增长的时候，总需求迅速扩张，供给弹性越小的产品泡沫增长越快。所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房地产和股票的上涨特别厉害，而且比其他的投资手段，比如把钱放在银行里，或者是直接投资价格上涨更快、利润更高的话，会引诱更多的人去投机，这样价格上涨得会更厉害，从而背离经济基本面形成的真实价格，形成泡沫。

我同意在任何的增长过程中，泡沫都不可避免的看法。但有些国家泡沫破灭了以后，没有导致金融危机、银行危机，有些国家泡沫扩